

云南北移象群逛吃1300多公里 逾15万人次疏散

新华社消息 云南北移亚洲象群自今年4月离开传统栖息地,一路逛吃到昆明后南返,于8月8日晚跨越最大障碍元江干流,总共走了多远?云南省林草局局长万勇说,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,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。为确保人象安全,沿途疏散转

移群众15万多人次。

在9日晚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指挥长、省林草局局长万勇介绍,2020年3月,北移亚洲象群离开原栖息地——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,2020年7月进入普洱,今年4月

16日从普洱市墨江县进入玉溪市元江县,离开其传统栖息地。

4月16日以来,北移亚洲象群迁移110多天,迂回行进1300多公里,途经玉溪、红河、昆明3个州市、8个县市区。8月8日20时零8分,14头北移亚洲象安全过桥渡过元江干流继续南返。

加上7月7日已送返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雄性亚成体独象,北移的15头亚洲象全部安全南返。

“象群总体情况平稳,沿途未造成人、象伤亡,云南北移亚洲象群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。”万勇说,这次亚洲象群迁移成为一次科学

之旅、探索之旅、保护之旅,引起国内外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

应对处置野象北移中,云南采取“盯象、管人、助迁、理赔”八字方针,千方百计确保人象安全。截至8月8日,全省共出动警力和工作人员2.5万多人次,无人机973架次,布控

应急车辆1.5万多台次,疏散转移群众15万多人次,投放象食近180吨。

万勇表示,目前象群虽已安全通过元江,但相关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还将持续,直至象群进入普洱市墨江县适宜栖息地后,转由普洱市、西双版纳州实施常态化管理。(赵家淞)

为何元江干流是象群南归最大障碍?

新华社消息 8月8日晚,云南14头北移亚洲象渡过南归途中最大障碍元江干流,标志着北移象群处置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。有关人士对为何元江干流是象群南归最大障碍进行了解析。

在云南省政府新闻办9日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玉溪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应勇介绍,今年4月16日,亚洲象群北移进入玉溪市元江县,于5月11日上午7:30左右(蹚水)渡过元江干流。当时,元江干流处于枯水期,象群渡江当天水流量为73立方米每秒。

随着雨季到来,进入7月后,元江进入丰水期,7月、8月平均水流量达到120立方米每秒,最高水流量达628立方米每秒。“水流量的剧增,给象群南回造成了巨大障碍,成为阻碍象群回家的最大问题。”杨应勇说。

他介绍,为帮助象群顺利渡过元江干流,工人



象群通过老213国道元江桥(无人机照片,8月8日摄)

员步行完元江县境内76公里的元江河道,结合象群位置进行分析研究,最终选择让象群从老213国道元江老桥渡江。在助迁过程中,象群无数次偏移预计线路,但经各方共同努力,奋战13天12夜后,象群从桥面上顺利渡过元江。

北移亚洲象群处置专家组成员、云南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介绍,元江干流是亚洲象栖息地

适宜性的一条分界线。亚洲象生存环境可分为四大类:最适宜、适宜、一般和不适宜栖息地。越向北,气温越低、食物越少,越不适宜亚洲象栖息。元江水系是亚洲象适宜栖息地和一般栖息地的分界线。

“渡过元江干流对北移亚洲象回归适宜栖息地至关重要。对于亚洲象而言,元江流域虽然食物和水源丰富,但是隐蔽条件

不好,不适宜长期滞留。”陈明勇说,北移象群渡过元江到达南岸,栖息地适宜性将大幅提升,更容易与其他族群交流,这对提高亚洲象种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他还分析,北移象群南返渡过元江干流对促进“人象和谐”、开展后续亚洲象保护管理至关重要。

(赵家淞 赵珮然)

专家分析:亚洲象大范围迁徙今后还可能出现

新华社消息 在8月9日晚云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“北移亚洲象群安全渡过元江”新闻发布会上,有关专家分析,随着云南野象种群数量快速增长,野象扩散与迁移十分常见。今后亚洲象还可能出现大范围迁徙事件,可能是“短鼻家族”(此次北移象群),也可能是其他象群或独象。

“关于象群是否会再度北移这个问题,答案几乎是肯定的。”北移亚洲象群处置专家组成员、云南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高级工程师沈庆仲说。亚洲象曾经遍布黄河流域至云贵高原,对它们而言,迁移是一种正常行为。迁移有助于野象寻找新的栖息地和开展种群间的基因交流。

他介绍,大象智力水平很高,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,对于迁移的路线能够形成记忆地图。大象对生存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强,每次成功翻越高山、跨越桥梁或者利用人工设施的经验都可能得到累积和传承。

沈庆仲表示,就现阶段而言,迅速构建完善的监测防控体系,运用合适的技术手段对亚洲象活动进行有效管控,尽可能避免亚洲象大规模迁移扩散至关重要。

云南省林草局局长万勇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,调查监测显示,近年来云南亚洲象种群呈现3个明显变化:一是数量增长。通过多年的保护,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由1978年的150头左右增长至目前的300多头。

二是种群扩散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亚洲象仅分布于西双版纳和南滚河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。到2020年底,亚洲象长期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云南省3个州市、11个县市区、55个乡镇,且大量活动于自然保护区外。

三是习性改变。野象由原来的“怕人”,变成了现在的“伴人”活动,频繁进入田地和村寨取食,食性已发生改变,人象活动空间高度重叠。

(赵家淞 赵珮然)

一张床两口锅 夫妻深山守护古岩画

文/新华社记者 郑明鸿 施钱贵

在深山守护文物是什么体验?贵州省贞丰县沙坪镇金山村张友斌夫妇用6年有余的坚守,给出了他们的答案。

近日,记者一行乘汽车从贞丰县城出发,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约2个小时后,到达金山村,故事的主人公——44岁的张友斌早已等候在此。个子不高、皮肤黝黑,这是张友斌给记者的第一印象。

顶着烈日,记者一行跟随张友斌沿山间小道步行约半小时后,一块如被刀劈过的崖壁映入眼帘,这便是

贞丰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李文鑫介绍,红岩岩画至少有6000年历史,近百幅岩画分布在宽约110米、高0.5米至20米的崖壁上,因常年受风雨侵蚀,大部分岩画已模糊不清。仍可辨认的图形有箭头符号、牛、空心手掌印、实心手掌印、猪和人物等,岩画的颜料疑为朱砂。

“所画之物形象具体,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和观赏价值,其中‘猪’的图形在北盘江流域的岩画中属首次发现,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。”李文鑫说,2015年,红

岩岩画被列为贵州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同年,张友斌和妻子赵美被贞丰县文物部门聘为文物保护员,开始扎根大山深处守护文物。

起初,前往红岩岩画所在地的路非常狭窄,有的路段很危险。“有一个地方叫‘贴心岩’,要趴在崖壁上才能勉强通过。”张友斌说,此前,曾有一名记者完成拍摄任务后返程时不慎掉下山,摔成重伤。

张友斌夫妇被聘为文保员后,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。张友斌耗时两个月,用

锄头挖土、石头垒墙,将狭窄的山路拓宽。“现在,这条路比以前好走多了。”他说,通过“贴心岩”时,再也不用趴在崖壁上往前挪了。

张友斌告诉记者,他和妻子的主要工作是防止他人擅自进入管护区,对文物造成破坏。“我和她轮班,不管天晴下雨、春夏秋冬,每天都要到这里看守文物。”

为了方便开展工作,在距离岩画不远处的一处小山洞里,张友斌和妻子安了个简易的“家”。一瓶杀虫剂、一块砧板、一把小刀、些许油盐和大米,外加一张用红木板

做成的“床”和两口锅,便是这个“家”的主要“家产”。

“杀虫剂是为了防蚊虫,还可以防蛇。”张友斌解释说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,为了避免粮食被老鼠偷吃,张友斌将油盐和大米装在一个塑料桶里,挂在山洞里的石壁上。山洞外的一块小斜坡,则被夫妻俩开垦出来,种上了辣椒,“懒得回去就在这里生火做饭”。

“山洞冬暖夏凉,即使冬天也不用生火取暖。”张友斌说,悬崖下有好几个山洞,其中一个山洞里有地下水,

解决了他们的用水问题。

6年来,张友斌已经记得在这个简易的“家”度过了多少个夜晚,做过多少顿饭。

长期扎根深山,张友斌夫妇对红岩岩画了如指掌。“每一处岩画的具体位置我都记得。”张友斌说,能够在家乡保护文物,让他觉得非常有意义。

“有时候感觉挺孤独的,但干了这个工作,就要尽到自己的责任。”张友斌说。

回程路上,即使穿着拖鞋,张友斌仍然健步如飞。这条路,他再熟悉不过了。